

古龙

「台

七

星

花

里



# 七星龙王

古龙 著

## 目 录

亿万富豪之死 .....	(1)
元宝 .....	(22)
花旗 .....	(42)
弹三弦的老人 .....	(63)
银电针与霹雳钉 .....	(73)
神仙窝 .....	(81)
抽丝 .....	(95)
放不下的宝刀 .....	(109)
赌人不赌命 .....	(127)
第一颗星 .....	(140)
元宝的奇遇 .....	(150)
元宝的七颗星 .....	(162)
无声的葬曲 .....	(174)
白银面具 .....	(186)
明湖暗夜 .....	(199)
汤大老板的奇遇 .....	(214)
恭喜你 .....	(224)
满头白发插红花 .....	(234)
一只手和一只脚 .....	(246)
第二颗星 .....	(261)
小星星,亮晶晶 .....	(281)

一个故事.....	(299)
鼓掌.....	(312)
前因后果.....	(332)
第三四五六七颗星.....	(343)

# 亿万富豪之死

## (一)

四月十五。晴。

这一天开始的时候也和平常一样，孙济城起床时，由昔年在大内负责整理御衣的宫娥柳金娘统领的一组十六个丫头，已经为他准备好他当天要穿的衣裳。在他卧房外那间精雅华美的起居室里喝过一碗来自福建武夷绝顶的乌龙茶之后，孙济城就坐上他的专用马车，开始巡视他在济南城里的七十九家商号。

他并不是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经常和他的清客朋友们作长夜之饮，但却从未耽误过他这每天一次的例行巡查，甚至连进行的路线都从未改变过。

创业不易，守业更难，无论谁要做到这一点都必须付出相当代价。

孙济城明白这一点。

他爱惜自己的事业和财富就好像一个绝色美人爱惜自己的容貌一样。

他常常告诉他的朋友：

“财富虽然并不一定能使人快乐，但至少总比贫穷好得多。”

孙济城身長五尺十一寸，魁伟英挺，远比其他那些和他有同样身价的豪商巨富更懂得享受。

多年来优裕的生活和精美的饮食虽然已使他腹部逐渐凸起，但是在精心剪裁的衣着掩饰下，使他看起来还是要比他的实际岁数年轻得多。还是可以骑快马、喝烈酒，满足最难满足的女人。

他从来不会忘记提醒别人赞美他这一点，别人也不敢忘记。

像这么样一个人，当然不想死。

所以他每天出门时的属从随员，都是从各大镖局挑选来的高手，其中甚至包括昔年威震河朔，护镖九十一次的“稳如泰山”邱不倒。

他坐车的车厢，也是特别制造的，刀砍不裂、箭射不入，为他训练马匹的是昔年征西将军马房的总管，拉车的每匹马都是名种良驹，体能和速度都经常保持在巅峰，必要时一日一夜间就可奔驰一千三百里。

他的巨宅里戒备也同样严密，日夜都有一人轮流值班守卫，每个人都可算是一流高手。

要想将这么样一个人置于死地，简直可以说是件绝不可能的事。

谁都不会来做这种事，谁都不敢来冒这个险。

谁也想不到他会死！

## (二)

如果没有特别的故事，孙济城通常都会在城内的大三元酒楼吃午饭。

也不知道是因为他在顾虑他日渐凸起的肚子，还是因为他头一天晚上酒喝得太多，他起床出门前除了一盏乌龙茶外从来不吃别的，所以这一顿午饭他通常都很讲究。

他选择大三元这个地方有很多种理由——

大三元也是属于他的七十九家商号之一。

大三元的厨子是他特地从岭南红棉酒楼找来的名厨。“发翅”和“烧翅”都有一手祖传的秘法，而鱼翅正是孙济城的偏好。

大三元的总管郑南园不但也是个讲究饮食的人，而且谈吐风趣，很会说话，说的又都是他最喜欢听的话。而且还会喝一点酒。

还有最主要的一点是，大三元的生意很好，客人很多，各式各样的客人都有。

孙济城喜欢看人，也喜欢别人看他。

今天也和平常一样，孙大老板也是在大三元吃午饭的，也喝了一点酒。

平常他所喝的有时是竹叶青，有时是茅台，有时是大曲，有时是女儿红，有时是玫瑰露，有时候甚至会喝一点从关外送来的青稞酒和古城烧。

今天他所喝的是更难得的波斯葡萄酒。

孙济城喝的不多，天没有黑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喝得太多。

大三元是他巡行的最后一站，吃过这顿饭之后，他就要打道回府，回到他那间很少有别人进去过的卧房去小睡片刻，养足精神，再开始他多姿多采的夜生活。

——富有确实是要比贫穷愉快得多。

孙济城比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富有，也比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愉快。

别人既然杀不死他，他自己也没有任何一点要死的理由。他怎么会死？

### (三)

孙济城是个很懂得享受，对每件事都很考究的人，衣食住行都很考究。

他住的卧房当然也很舒服很华美很精致很考究。

这是每一个只要有一点头脑的人都能够想象得到的，但却很少有人能想像到那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因为他的卧房确实很少有人进去过。

他的卧房是他休息睡眠的地方。

他要休息睡眠时，从不找女人，他要找女人的时候，从来不休息睡觉。

——“妻子”和“女人”是不同的。

——“妻子”不仅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患难相共，甘苦并尝，在寂寞病痛衰老失意时也可以互相依靠安慰的伙伴和



朋友。

他的朋友严格说来都不能算是他的朋友。

——高处不胜寒。一个人如果到达了某种巅峰，通常都比较寂寞。

和平常一样，孙济城回到他那间虽然很少有人进去过，可是无论任何人进去后都会惊奇赞美羡慕的卧房时，已近黄昏。

平常他回来后总是会小睡片刻，今天却破了例，先从床头的秘柜中拿出了一条用波斯白金制成，还带着翡翠坠子的项链就出来了。

卧房外是一间精雅华美的小室，壁上悬挂着吴道子的画和王羲之的字，架上摆着纯白无瑕的汉玉鼎，近门的一张交椅据说是秦始皇阿房宫中硕果仅存的遗物。是不可一世的项王在火焚阿房宫前特地令人从宫中搬出来的，只为了要博他的爱妃虞姬一笑。

——英雄的霸业，美人的一笑，这其间的愚蠢成败得失，又有谁能分得清？

孙济城刚坐下，门外就响起了一阵音乐般的环佩声，他在等的人已经来了。

来的是柳金娘。

这个美丽温柔成熟细心而且极精于剪裁的女人十一岁入宫，二十一岁被遣回时就已被孙济城聘来负责掌管他的衣着鞋帽，对这个男人的身体四肢骨骼结构，世上只怕没有人能比她了解得更多。

要替一个人缝制一件舒服贴身的衣服，这是必要的条件

之一。

要真正完全了解一个男人的身体并不容易，她用的方法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

她是个美丽的女人，他健康强壮，那天晚上春风吹得又那么温柔。

可是从那天晚上之后，她就从未再提起过那件事，他也似乎完全忘记，两个人仍然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宾主关系。

她在深宫内早已学会忍受寂寞。

斜阳从窗外照进来，孙济城看着她美丽而冷淡的脸，忽然轻轻的叹了口气。

“十年了。”他叹息着问她：“是不是已经快有十年了？”

“大概是的。”

柳金娘脸上还是冷冷淡淡的全无表情，一个像她这么有教养的女人，是绝不会把情感表露在脸上的。

但是她的心却在刺痛，她知道他说的日子是从那个春夜后开始算的，她远比他记得更清楚，不是十年，是十年一个月零三天。

“这些年来，你过得快不快乐？”

“也没有过得很快乐，也没有什么不快乐。”柳金娘淡淡的说：“现在想起来，十年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

多少个孤独寒冷的冬日，多少个寂寞难捱的春夜，真的是一眨眼就过去了么？

孙济城又叹了口气，忽然站起来，走过去。

“我知道我负了你，”他扬起手里的项链：“这是我对你的点心意，你肯不肯让我为你戴上？”

柳金娘默默地点了点头，可是等到孙济城走到她身后，将那条珍贵美丽的项链挂到她颈上时，她忽然觉得想哭。

难道经过那漠不关心的十年后，他忽然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的激情和柔情？

就在她的眼泪将要流下时，他的手忽然抽紧，就用手里这条美丽的项链绞杀了她。

她死得并不痛苦，因为她死也不信他会对她下这种毒手。

谁也想不出他为什么要杀，因为他根本完全没有理由要杀她的。

美丽的项链仍然挂在美丽的脖子上，美丽的人已倒下。

窗外夕阳渐淡，暮色渐深。

平时神态行动都极沉着稳重的孙济城，慢慢的推开后面一扇窗户，忽然像一缕轻烟般飘出窗户，转瞬间就消失在暮色中。

#### (四)

夜色将临，邱不倒还躺在床上。

昨晚他当值大夜班，上午才睡下，他当值时就和他护镖时一样，总是全力以赴，就算知道没有事会发生，也不敢有片刻疏忽松懈。

“稳如泰山”这四个字是他以性命血汗搏来的，但是只要有一次疏忽就可能被毁于一刹那间。

经过无数次出生入死的经验后，他的确已能做到这个“稳”字，就算有急箭利刃迎面击来，也不会惊慌失措，就算已

将全部身家押在一把骰子上，看到骰子掷出来的么点，他的眼睛也不会眨。

可是近年来他经常会觉得很疲倦，一个五十五岁的人本来已经不该做这种劳苦的事了，只可惜他的背后总是有条鞭子在抽着他，使他不能不像一匹推磨的驴子般继续推下去。

生命的磨轮，已经渐渐快把他一身铜筋铁骨磨成一堆血肉。

他在心里叹了口气，正准备起床去点燃桌上的灯，想不到他刚走过去，忽然有一只手自背后伸过来，按住了他的肩。

邱不倒立刻全身冰冷。

居然有人能在他不知不觉中潜入这屋子，来到他身后，这本来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

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全身都已被冷汗湿透。

按在他肩上的这只手并没有乘势去切他头颈的血管，也没有进一步动作，只听见一个人用很和缓的声音说：

“用不着点灯，我也能看得见你，你也能看得到我。”

邱不倒听得出这个人的声音。

这个鬼魅般忽然出现在他身后的人，赫然竟是他们的大老板孙济城。

孙济城放开手，让邱不倒转过身来面对着他。

在暮色中看来，邱不倒的脸色虽然苍白如纸，神情却已镇定下来。

他身经百战，每次都能在劣势中扭转危机，就凭这一个“稳”字。

孙济城眼里也不禁露出赞赏之意，但是这一点暖意转瞬

间就结成了冰。

他不让邱不倒开口，忽然问出句很奇怪的话，他一个字一个字的问：

“你是几时知道的？”

“知道什么？”邱不倒不懂，这句话本来就问得很突然，让人很难答复。

孙济城笑了笑，眼睛里却全无笑意，又盯着邱不倒看了很久，才一个字一个字的说：

“我的秘密。”

“你的秘密？什么秘密？”

孙济城叹了口气：“你既然已经知道，又何必还要我说？”

邱不倒闭上了嘴。

他已看出此刻站在倦面前的，是个绝不被任何人瞒哄欺骗的人，再狡辩装佯都已无用。

“你是几时知道的？”邱不倒忽然反问：“你几时才知道我已发现了你的秘密？”

这是问话，也是答复。

孙济城又笑了笑！

“你一直赌得很凶，也输得很凶，可是这两个月来你却已经将赌债渐渐还清了。”他又问：“是什么人替你还债的？”

邱不倒拒绝回答，孙济城也不逼他立刻回答，又接着说：

“由你统领的那三班七十二名卫士，在这两个月里已经换了十三个人，每隔三五天就会换上一个新来的，值班时总是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孙济城微笑：“你以为我不知道？”

邱不倒居然也笑了笑：“本来我确实以为你不知道。”

就在他说完这句话，孙济城刚想开口时，他已雷霆般出

手”

邱不倒练的是刀，练得很好，无论谁都不能不承认他的刀法绝对是第一流的。

但是他很少用刀。

他的拳头也是种致命的武器，甚至比他的刀更有威力，更可怕。

他总认为无论什么兵器都难免会有不在手边的时候，他的二叔“双鞭无敌”邱胜就是因为被人盗走了双鞭，赤手苦战而死。

拳头却是永不离手的。

所以他从小就苦练这双拳头，而且不惜吃尽千辛万苦，也要拜在少林门下。

因为少林的“降龙伏虎罗汉神拳”一直被公认为天下无双的拳法。

他的拳法刚猛霸道，出拳快，出手重，尤其是第一拳。

一招封门，一拳致命，高手相争，胜负往往就在一招间。

他一向认为第一拳绝对是最重要的一拳，这种观念无疑十分正确。

现在他一拳击出，虽然没有十成把握能一拳就将对方击倒，但却认为至少也能抢得机先，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

四十年寒暑不断的苦功，在百次浴血苦战的经验，他确信自己的判断绝对不会错。

可惜这一次他错了。

他这势如雷霆闪电的一拳刚击出，眼前忽然一花，他要挥

拳痛击的人已经不见了。

就在这同一刹那间，他的手腕已经被扣住，全身的力量忽然消失无踪，手腕已经被摔到背后，连一点挣扎反抗的余力都没有。

邱不倒吓呆了。

这一双手不知击碎过多少武林高手鼻梁肋骨魂魄的铁拳，竟然在一招间就被人制住，苦练四十年的拳法，在这个人面前竟变得有如儿戏。

“稳如泰山”的邱不倒脸上变了，满面冷汗滚滚而落。

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家资巨万，养尊处优的大富豪，竟是如此可怕的一个，竟有这模样一身鬼魅般的功夫。

孙济城却在叹息。

“我错了。”他说：“这次我算错了。”

错的是邱不倒，怎么会是他？

邱不倒忍不住问：

“你错了？什么事错了？”

“你根本还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事？”

“既不知道我的秘密，也不知道我是谁。”孙济城淡淡地说道：“否则就算再借给你几个胆子，你也不敢轻易对我出手。”

“你是谁？”邱不倒嘶声问：“你究竟是谁？”

孙济城不回答，却反问：“你既然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卖我？”

这句话本来很少有人愿意回答。

邱不倒却是例外，因为他远比孙济城更想知道真象。

——这个神秘而可怕的亿万巨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究竟有什么秘密？

要知道别人的秘密：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先说。这个道理是老江湖们全都明白的。

“我本来虽然一直不太相信你真的是个白手起家，经商致富的人，但是我也从未想到过你会是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邱不倒说：“更没有想到过你会是个洗手退隐的江湖大盗。”

“为什么？”

“因为你实在不像。”邱不倒说：“你太招摇，连一点避人耳目的意思都没有。”

他又补充：“这二十多年来，积赃巨万后，忽然在江湖中消失的大盗，最多只有九个人，其中虽然还有四个还未被查出下落，但你却绝不是这四个人之中的一个，因为无论年龄、相貌、身材，你都跟他们完全没有一点符合之处。”

孙济城微笑：“现在你一定也已看出我的武功也比他们高得多。”

邱不倒承认。

“但是前三个多月，却忽然有人向我打听你，”他说：“你的一举一动他们都想知道。”

“那些人是些什么人？”

“都是我在赌坊里认识的，年纪有大有小，身份也很复杂。”

“你也不知道他们的来历？”

“我也不知道。”

邱不倒想了想，又说：“他们的出手都很豪阔，看来都有一身很好的功夫，却全都深藏不露，江湖中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们的名字，当然更没有看见过他们的人。”

他的声音里仿佛有了种奇特的恐惧：“这些人就好像从某一个奇怪的地方忽然出现的，这世界上还没有人到那地方去过。”

孙济城的微笑已消失，瞳孔在收缩。

他知道自己这次已经遇见了一群极神秘，极可怕的对头。

“我平生唯一的嗜好只有赌，赌得太凶，也输得太多。”邱不倒说：“他们对我的要求却不多，只不过要我把他们收纳在我属下的三班卫士里，所以……”

“所以你就答应了他们。”

“是的。”邱不倒说：“我答应了他们，因为我不想欠别人的债。除了他们外，也没有别人肯替我还债。”

他用力扭转头，用眼角盯着身后的孙济城：“我说的是真话。”

“我相信。”

“你知不知道他们的来历？”

“不知道。”

“他们知不知道你的来历？”

孙济城沉默。

邱不倒又问：“你究竟是什么人？”

这时夜色已经很浓，孙济城在黑暗中沉默了很久，忽然又笑了笑：

“我是什么人？”他的笑容怪异而诡秘：“我只不过是快要死的人而已，很快就要死了。。”

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死？怎么会死？